

一角銀

周婉窈

作者以如歌般清柔優美的筆觸，淡淡描繪出五〇年代台灣小鎮小梅庄上，小男孩遭遇的生命中一樁印象深刻的事件……

(副刊廣告詞)

小梅庄算來只有一條街，伸展在山腰略為平坦的地方。雖說平坦，也只是相對而言，從街尾到街頭頗有些坡度，若是讓缺乏勞動的城裡人來走一趟，再涼的日子都要泌汗。街頭最熱鬧，有個圓形的空地，縣營公車跟叫客的計程車在這裡兜個圈開回頭。繞著圓環有布店、餅店、米店與書店等七、八家商舖。書店和米店之間夾個通道，沿著走沒幾個平步就是個陡急的下坡路，直直下去可以到小梅國民小學。

直通小學的山路途中有條向上的岔路，是一百八十階高的石梯。山間多水氣，有雲霧的時刻，梯階髣髴是從天上一路鋪下來。雲霧散時，可以望見石階盡處的牌坊，橫題著「梅林寺」三個大字。梅林寺是因為寺後植有三千株梅樹而得名。臘月裡，花訊一傳下山，遊客如織。夾在大人中的孩童仰起下巴看，滿天滿眼的白花，濃郁的香味與風相追逐。這是春節裡的故事。這個時候，梅樹繁茂的綠葉下正掛滿圓圓的青梅子。

梅林寺背後是由濃綠次第轉為薄青的層層峰巒，阿里山就

在雲深處。人們說要看小梅庄最好上梅林寺。登高臨望，屋舍山畦一覽無遺，人們常唱歎：「阮小梅仔就只有一條街！」

小學打過正午鐘後，倚著梅林寺的石欄干可以看見一窩窩白衣藍短褲或藍裙子的小學生推擠著上山坡路。另外也有三三五五的小學生撿著相反方向的小徑走，開始長達兩、三個鐘頭的回家路程。去年六月雨水太多，有對低年級的姐妹在涉過沒鋪橋樑的溪澗時，被大水沖走。因此，那些遠去的小小身影總讓人跌入莫名的情緒裡——在豪雨中手牽手努力橫越滾滾濁流的那對姐妹最後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呢？

小朋友走光後的學校，顯得靜默而空曠。突然，一個小學生出現在山坡路上，走一步、停一下，左右前後逡巡，像是在尋找東西。小學生下了山坡，趑趑起過過了操場，進入一間教室。不久，他從教室冒出來，沿著來時的路線邊走邊找，最後上了山坡路，消失在綠蔭裡。過了一會兒，這個小學生又出現在山坡路上，沿著舊路再搜尋一番。等他重新從教室出來時，腦袋垂吊在胸前，腳步蹣跚，好像已放棄搜尋了。一陣風氣從山谷間聚湧過來，梅林寺一時間失落在茫茫的雲海裡。

劉英宏垂著頭爬上圓環，回到發現掉了塑膠茶杯的地方，不禁停住腳步，左右前後再張望一番。含著濕氣的泥地上只有一條沒人養的黑狗，睜著黃眼珠快快地看著他。劉英宏很後悔用橡皮圈繩把茶杯繫在書包的背帶上。要是用麻繩，掛在書包外面的茶杯再怎樣也不會掉的。他用力拉開鬆垮的橡皮圈繩，猛一放手，橡皮圈彈回來狠狠打在大腿上。拉一下，打一下。拉一下，打一下。開學前，媽媽把新買的草綠色茶杯交給她時，說：「阿宏仔，物件就要會寶惜，唔莫打損，爾阿爸賺無

食，無錢再買給爾。」

今天早上檢查衛生紙與茶杯時，後山庄的林寶玉被老師打手心，並且罰在教室後面站一堂課。他偷偷回頭，瞥見林寶玉櫻花色的雙唇不斷顫動著。

似乎下定決心忘掉這件事一樣，劉英宏提起腿來快步跑，臨去前回頭望了圓環的書店一眼。一路上眼底浮現的是頭家娘碩大的身軀，以及她頭上從天花板垂吊下來的一串彩色塑膠杯。

劉英宏的家在街的最尾端，再下去就只有菜園與梯田了。由於是下坡路，劉英宏一下子就到家了。他把書包放到阿公阿媽的房間，趕緊來到灶腳。

「阿宏仔，爾這囡仔愛風遶，放學不趕緊轉來。我早早就看那後山庄的囡仔走山路過去。」媽媽停住筷子，有些生氣地看著他。

「緊，緊來食飯。」餵著弟弟吃飯的阿媽說。

劉英宏溜進飯桌和土牆間的縫隙，坐上條凳，悶著頭吃飯。

阿宏家的房子是祖父劉如海親手蓋的竹槓厝。從屋樑到牆柱的每一根竹槓都是阿公親自上山砍伐、拖運下來的。厚實的土角壁配上前後兩面傾斜的灰瓦高屋頂，顯得頗不寒酸；二十年了，來訪的親戚都說：這間厝起得真粗勇。阿宏一家人吃飯的灶腳在最裡邊。正是厝頂最低斜的地方。有一扇與屋簷齊高的木板門通向後園，另加一面小窗，平日用竹竿向外撐起，採光不佳。阿宏吃飯的位子正對著這個窗子。由於屋內暗，窗外的景物格外明亮清晰。阿宏的媽媽每天就站在這面窗前煮一家

六口的飯。

「我早時去市仔，在豬肉砧前遇著庄後那個媒人婆。伊講舅公要娶的新婦（媳婦），真會做……。」

「真會做？」阿媽打斷媽媽的話說：「媒人嘴花煞煞，哪可信哩。」

「阿媽，我要食魚仔。」

「再一嘴就好，」阿媽夾一小塊鹹魚舖餵弟弟：「咱晚頓就要去食鮮臊（豐宴），這魚仔留給阿公、阿爸閩時轉來好食。宏仔，來，這塊給爾，食飯怎麼只會扒飯，不知好夾菜。」阿媽夾塊鹹魚舖放到阿宏的碗裏。

阿宏咬了一口鹹魚舖，連續扒了幾口飯。

「英宏仔，」媽媽看著他說：「下晡爾舅公要娶新婦，食飽爾阿媽要帶爾和弟弟去食鮮臊。」

劉英宏愣了一下，說：「我無愛去。」

「無愛去！」阿媽的嗓門突然高起來：「無愛去？有鮮臊好食，無愛去？」

「這個囡仔，真番。」媽媽說：「無愛去就莫去，普通時，無愛給爾跟，強強要跟，正經要給爾跟，爾卻無要跟。敢有人像爾這番？」

「睬睬伊。阿兄無愛去，阿媽帶爾去就好。」

「我要食魚。」

「莫吵，莫吵。閩時就有鮮臊好食。」阿媽從一大碗黃湯中夾出幾根金針菜往弟弟口中塞。

「這媒人嘴敢可聽哩？」阿媽順勢夾幾根金針菜到阿宏的碗裏，繼續說：「爾看爾阿伯娶那個大新婦，媒人來做底時，

講伊多麼會做，鳴雷公、落大雨，伊家已一個人趕兩隻牛轉來，大家攏阿老（稱讚）。娶入門，生第一個囡，好勢好勢，生第二個，還是好勢好勢，生第三個，麻油酒一食下去，人就瘋起，到今啊，整日關住住。爾阿姆去伊庄裡探聽，才知影伊阿姑作姑娘底時就起瘋了，遺傳啦。這媒人嘴敢可聽哩？放下這三個囡仔，無人可帶！」

阿宏的媽媽沒答腔。她生來沒什麼力氣，不但不能上山擔重，又且三天兩天病著。不知道當初媒人怎麼說的，靠做山的劉家竟然娶了她過門？爲此，她有心病，聽了婆婆的話，特別敏感。

一片烏雲從日頭下走過，灶腳突然暗了下來。劉英宏無意間抬起頭來，看到背窗而坐的母親的臉色一片黯黃，正在生他的氣，趕緊低下頭來。

「要落雨的款。」媽媽打破沉默說。

「這時陣雨水這厚，」阿媽接口說：「麻竹筍哪發會美……？」

劉英宏在大廳呆坐著等著母親睡午覺。母親還在灶腳收碗盤。大廳的屋頂很高，兩扇錫板滑輪門分別拉到左右兩邊，廳內光晃晃的。剛才祖母牽著弟弟臨走前還問他去不去。他搖搖頭。

「這個囡！」媽媽一面說，一面看著天：「咱這片天又開了，不過西片的天，烏霾霾，無定快要落大雨。」

阿媽與媽媽往西邊看了一會兒。阿宏想到阿公和阿爸正在那個山頭巡筍仔。

劉英宏起身跑到涼亭仔腳，望著阿媽牽著弟弟走在遠處菜

園間的小路。阿媽新換上的灰色唐衫唐褲好像變成了白色。不一會兒，弟弟停住不走，阿媽彎下腰來像在罵他。最後，阿媽蹲下來讓弟弟跨上背。阿宏想起剛剛媽媽才叮嚀弟弟：「唔莫吵要人背，這麼大漢了。假使爾再給阿媽背，下遍免想要跟。」

一直望到背著弟弟的阿媽的背影消失在山腳防風的荊竹叢後，他才快快地回到大廳來。大廳正中的牆壁上掛著一幅觀世音菩薩畫軸。觀世音身披素白綾衣，交腿盤坐，左手拿著一株將開未開的蓮花，右手在胸前作開花葉勢。畫軸下的中案桌除了香爐與神主牌外，還供奉一尊玄天大帝（上帝公）的木雕像。上帝公左腳踩靈龜，右腳踩大蛇，一手持劍，他手握拳，十分威武。

叮叮噹噹的掀簾聲音從甬道傳來。劉英宏知道母親忙完灶腳的事，準備睡午覺了。他進到祖父母的房間。平常他跟祖父睡，弟弟則跟爸爸媽媽睡。這個房間除了門外，只有一扇極小的木格窗與客廳相通，平常總是緊關著，幸好厝頂裝有天窗，有陽光的時候，一道光柱直直傾瀉下來。爸爸媽媽的房間沒有天窗，又窄又暗，他很少進去。

他輕輕拉開阿公房間裡的一個黑漆小豎櫥，那裡有個小角落阿公特准他放自己的東西。阿公的漢藥書已被蟲一路蛀穿，稍一翻動黃沙就撲撲飛揚，掀起一股刺鼻的霉味。大年初二住在城市的大阿姑帶著表姊回娘家。唸初中的阿瑤表姊向祖父借走了一套線裝的「東周列國誌」，才空出這個角落來。阿宏把彈珠、牌仔和錢筒仔都存放在這裡。他探手從中取出一小節竹目做成的錢筒仔，放到眠床上輕輕滾動著。沒幾下，一個個小

小的一角銀全滾了出來。總共九個。雖然早知道總共只有九個，阿宏還是再細細數了一遍，彷彿冀盼自己內心深切的願望會突然感動冥冥的存在一樣，竹筒裡突然多出一個一角銀。

天窗的光柱落在泥地上，佔住一方領土，水亮亮的。浮揚在藍色光暈裡的飛絮和塵埃，永無定點，卻也從不增多也不減少似地。阿宏把九角銀分成兩堆，疊放在眠床的邊沿上。他躡手躡腳來到隔壁房間的門口。珠簾子後面垂著一張紅底繡繁花的布帘子，那是爲了迎娶阿宏的母親而添做的，顏色已褪了不少，不再那麼熱鬧。在布帘外，阿宏傾著耳朵聽了一會兒母親均勻的呼吸聲。

走出甬道就是灶角了。阿宏來到靠牆而放的竹櫃前。櫃子裡貯放著碗盤和過餐的菜飯。阿宏從餐桌旁邊取來一張矮凳，站上去，輕輕拉開竹櫃的紗門。

在最上層的一格的角落裡塞著阿宏的媽媽買菜用的塑膠紅皮包。阿宏小心地取出皮包來，沒碰到任何什物。他打開皮包。突然，灶腳全黯了下來，想是烏雲正走在日頭下。阿宏一時間驚嚇住了，手一鬆，皮包差點掉下去。等灶腳再度明亮起來，阿宏的心神還有幾秒鐘陷在黑暗裡。

他打開皮包，裡面有幾張油皺皺的紅色鈔票，他用指尖往溝縫裡檢出一個銀灰色的銅板。

快步走出大廳的阿宏，感覺觀世音細長的眼睛正在瞧著他，不敢回頭，一股作氣往街頭跑去。

西向的那邊天渾濁一片，十分闇黑，雲層很低，好像觸手可及。就算不去聽遠遠傳來的雷聲，只要看著那團闇黑，耳際自然就塞滿滂湃直下的落雨聲。混沌的天色一步一步往東吞食

亮光。站在涼亭下的老人，探一探頭，說：「大雨要來囉！」

阿宏跑到圓環時，天地一片昏黃，空氣中漲滿水氣。在大榕樹下賣檳榔的阿婆已收好攤子，戴上斗笠要回家。阿宏一眼望見書店的頭家娘正在搬動擺在涼亭下的書刊雜物。她那碩大的背影在晦暗中更更飽漲了幾分。

頭家娘看了來到涼亭的小男孩一眼，閉著的嘴巴鬚鬚在問：「要買什麼？」

「要買茶杯。」阿宏囁囁著。

頭家娘放下正在搬動的東西，轉身進到擺滿文具的店裡，隨手拉開六十燭光的燈泡。在晃蕩的燈影中，她用腳勾來一張矮凳，不很靈光地站了上去。

「要哪一個？」

由於頭家娘渾圓的下巴擋住了他的視線，阿宏換個角度仰望那一串從天花板垂吊下來的彩色塑膠杯。他盯著水藍色的茶杯，口中卻說：

「草仔色的。」

阿宏緊緊抓著十角銀，看著頭家娘肥健的手像摘糉子一樣摘下一個草綠色塑膠杯。

頭家娘下了凳子，把塑膠杯遞給他。阿宏趕緊伸出左手接住，一面張開右手手心。他知道一個茶杯要一塊錢。

頭家娘接過銅板，數了一下，突然說：

「爾敢不是街尾阿海叔的大漢孫仔？算爾九角就好。」

頭家娘用她的大手抓起阿宏的小手，把一角銀塞回去。阿宏的五根指頭好像失去屈張能力，任憑頭家娘把它們合攏起來。

出了書店，雨已大滴大滴地落了下來。被雨鞭重重打在身上的阿宏，突然比剛才清醒好幾分。他把茶杯塞入短褲的口袋，左手緊緊按住，一路跑下坡。

一角銀在他的右手手心裡，圓圓的邊沿緊緊磨著掌心肉。在雨中，濕濡的手心，有痛的感覺。

原刊於《自立晚報》副刊